



掌心的温度

□ 原进春

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全村不足三百人，一条蜿蜒泥泞的土路，像根浸了岁月的细绳索，一头儿死死拴着炊烟缭绕的村落，另一头儿牵着遥远得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外界。记忆里的村庄被层层大山环抱，春季，无尽的大黄风卷着沙尘掠过土坯墙；秋天，黄澄澄的庄稼地铺展到山脚下，野花漫山遍野地疯长。

父亲是公认的“全能先生”，身兼会计、赤脚医生和小学教师三职。那时，他仿佛有耗不尽的精力，总能把繁杂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白天，在场边那间低矮漏风的教室里教孩子们识字算数，黑板是用墨汁反复刷过的木板，课桌椅是村民们凑钱打的，他沙哑却有力的讲课声混着窗外的鸡鸣犬吠，成了童年最深刻的背景音，如今想来，每一个音节都带着父爱的温度。

母亲操持家务、下地劳作从不含糊。两个姐姐，早早承担起家庭的重担，喂猪、种地、洗衣、做饭，小小的肩膀扛起了太多本不该属于那个年纪的责任。那时，全家就靠着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兄弟姐妹常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老大穿完

小的穿，颜色洗得发白，可母亲总能把补丁缝得整整齐齐，藏在衣角不显眼的地方。粗茶淡饭是常态，偶尔蒸一锅白面馒头，母亲总会把最大最松软的，留给奶奶和几个孩子，自己和父亲只啃些粗粮。

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却成了第一个早早离家打拼的人。临走，天还没亮，母亲就站在灶前烙饼。火光映着她眼角的细纹，她一边往饼里多塞葱花，一边悄悄抹泪，往我包里塞煮鸡蛋，塞了满满一兜，仿佛要把所有牵挂都装进去。父亲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旧自行车，送我到车站，车后座绑着我的行李和母亲烙的饼。一路颠簸，他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偶尔回头，眼神里满是不舍与担忧，反复叮嘱我“别委屈自己，受了苦就回家”。

到车站后，父亲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，有零有整，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，塞进我手里时，指尖的粗糙磨得我手心发烫。汽车驶离时，我趴在车窗上回头望，望见父亲站在原地，身影越来越小，却始终没有挪动脚步。那一幕，烙刻在心上，岁月冲刷，从未磨灭分毫。

接下来，我在省会辛苦打拼了十几年。刚开始，挤在潮湿阴暗的出租屋，墙皮脱落，夏天闷热冬天阴冷，受了委屈不敢跟家里说，只能在深夜对着窗外的霓虹偷偷抹泪。每当这时，就会想起父亲的话：“走出去不容易，要咬牙坚持，爹相信你。”仿佛还能感受到他手掌的温度。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，我在省城，从最初租房子到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前些年，父亲突然离世。突发的消息，砸得我立刻就蒙了。我连夜驱车赶回老家，但却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。跪在父亲的灵前，凝望着他遗像上熟悉的笑容，那个永远挺直腰杆、为家里遮风挡雨的男人，那个无所不能的“全能先生”，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。

母亲红着眼眶说，父亲临走前还在念叨我，说我在外打拼辛苦，让我别太劳累，要照顾好自己的小家。那一刻，所有的遗憾、愧疚和思念都化作了泪水。

人在城市，回望故乡。那座生我养我的小山村，藏着最纯粹的童年，装着父母沉甸甸的爱，更藏着我对父亲无尽的思念。



乐时

山野冬趣

□ 王芳峦

闲来无事，我回到老家，每天漫漫而游，上土岭，下梯田，施施而行，自得其乐。

一日，心血来潮，揣了几个塑料袋，沿土岭小径，一口气行至土岭的至高处，一片秋收后的玉米地赫然入目：掰空玉米的秸秆像被抽走了火焰的灯芯，直戳戳站着，如枯褐的长矛，顶着残破的叶片，在风里互相刮出干涩的“嚓嚓”声。这近一亩的玉米地里，必定有几个“淘气包”从主人的眼皮底下溜掉吧？如此一想，淘气的兴致马上涌起，但行动之前还是动了一番小心思：丰收在望，主人刚到地头时，心头必是涌上无限喜悦，而后抱着颗粒归仓的决心，一棵棵细心地挨个儿掰过去，小的也必不放过。一鼓作气之后，必是满身疲惫，认真劲儿也必是减去几分。待到临近地的尽头，只盼赶紧收工，把大的先草草掰尽，小的必是唯恐看到了。

于是，我扫荡了一排地头的，又排查了一排地中的，果然收获寥寥。我直奔地尾巴，果然收编了一批“小萝卜头”，兴冲冲装进袋子，一屁股坐在地边的土坡上，细细剥起玉米皮来。

剥开一两片干枯的外衣，只见里面那排列紧密的金灿灿的玉米粒，饱满而圆润，像是一粒粒小小的珍珠，紧紧地挨在一起，仿佛大自然精心排列的艺术品。用手轻轻摸去，坚硬而光滑。

带着丰收的喜悦，我正要去起身离去，只见身旁几个疏松的蚁堆上，一群群蚂蚁正忙着往各自的窝里搬运东西。我仔细一看，不就是几粒不知何时崩落的玉米粒吗？已是入冬，它们竟还未储备够越冬的食物。我的怜悯之心瞬间爆棚，忙从袋子里取出一穗颗粒饱满的，迅速剥下一把籽粒，慷慨地撒在蚁堆上，让它们惊喜地享受这波天的富贵。

如我所料，蚂蚁们很快就倾巢出动，忙碌起来。带着施恩的快意，我顺着地边的另一条小径向另一座土岭走去。

岭回路转，一棵高大的老柿子树伫立眼前，粗壮而苍劲的树干上，布满了岁月雕琢出的沟壑，记录着风雨的痕迹。一个个小“灯笼”，高高挂起，圆润饱满，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成熟与甜美。垂涎之际，我低头一看，哈！树下竟是昨夜大风为我刮下来的满地的柿子！它们肆意地散落在枯黄的落叶和杂草之中，有的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状，有的则被摔得有些变形，但那金黄的果肉却从裂开的缝隙中溢出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还有的早被林间的小鸟啄食成空壳……我迫不及待地吧一个个圆润可爱的“富贵”收入袋中。

落日的余晖洒向山野，我双手提着“富贵”，沿着来时的小径信步而归，不时低头瞅瞅它们，心中的满足与喜悦不时流出。这山野的馈赠，再次让我收获了一份生活的简单与美好，还有心灵的宁静与富足。



礼赞每一片杨树叶

□ 封文保

初冬的天气，并不太冷。天空像被水洗过一般湛蓝，亮亮的太阳照在身上，有暖暖的、舒服的感觉。一阵微风拂过，一片片杨树叶轻盈地舞动着，飘飘洒洒落下来。树下，落叶堆积得厚厚的，像地毯般扩散开来。

同一片杨树林里，每棵树上剩余的叶子数量各不相同。这棵树的叶子熟得早些，颜色暗黄些，落地的多，留在树上的少；那棵树生命力强些，很多叶子还发绿发青。同一棵杨树上的叶子也不一样：有的干透后完全卷曲着，有的略干半卷曲，有的则完美舒展着；颜色有灰黄、暗绿，各不相同。

坚守在杨树枝上的叶子们，是一个快乐的集体。一团杨树叶反射着阳光，像在鼓掌，像在欢舞，像在

跳跃，活力不减。明知不久将凋落，叶子们却没有遗憾，也不留恋，纵然落地后变成土黄色，逐渐与泥土融为一体，化为营养，肥沃大地，继续供养杨树。正如古诗所言：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落叶就像落花一样，它们无私奉献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是大自然的正常轮回。这些杨树叶，大部分未能在杨树上度过冬天，偶有几片经历整个冬天留在树枝上，也已干枯，失去了植物生命，春天到来时终要凋落。它们知道，完成了使命，服从大自然的规律，落地就是最好的归宿。

杨树与杨树叶，本就是一体。杨树叶落地，看似分离，仍通过大地连在一起。杨树叶走完生命的

历程，与杨树告别，其实是回归大地，准备明年新的轮回。冬天来了，春天不会久远。几个月后，满树绿叶，那是今年落叶的化身。

我骑自行车行驶在县城外环路上，欣赏着林林总总的杨树、壮美的杨树叶。不时地，轮胎碾过落叶发出滋啦滋啦声，像轻快的音乐。思绪萦绕其中，忽有所悟：人的一生有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四个阶段。人在职场，也有懵懂、入门、成熟、离退四个阶段。初入单位时，不懂业务，努力学习；数年后，业务入门，作辅助工作；又数年，业务成熟，挑大梁；大梁挑着挑着，热情未尽，年龄已到，惊叹该离退让位给年轻人了。欣慰的是，回首往事，我们从始至终，竭尽全力，没有遗憾。

